



庶女攻略

吱吱 著



亿万点击 宅斗巅峰之作

《后宫·甄嬛传》作者

流潋紫 倾力推荐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起点女生网金獎作者向《红楼梦》致敬作品

古代宅门中的**杜拉拉**：

像**甄嬛**一样智慧，如**大长今**般励志

赠全新番外（附大结局）

席女攻略

吱吱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庶女攻略. 7 / 吱吱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39-3531-3

I. ①庶… II. ①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8808号

策 划 人 夏 烈 柳明晔
策划机构  蓝耳文学
责任编辑 柳明晔 王晶琳
营销编辑 王妍 杨艺 董丽
插 画 唐卡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 刘炜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庶女攻略 柒

吱吱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 398千字

印张 16

插页 1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531-3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八十九章	明克制谨哥懂事理	001
第九十章	知身世少年空惆怅	017
第九十一章	年华逝十娘赴极乐	031
第九十二章	褪青涩贞姐添弟媳	048
第九十三章	隔辈亲徐家女受宠	062
第九十四章	议前程夫妻起分歧	078
第九十五章	将展翅雏鹰欲凌空	105

第九十六章	得官职谨哥添富贵	140
第九十七章	老姜辣徐四捍权贵	157
第九十八章	捷报传小将添新功	188
第九十九章	春来早花开人正好	209
番外一		231
番外二		251



第八十九章 明克制谨哥懂事理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这边闹出了这样大的动静，太夫人不可能不知道。但太夫人这样态度强势地直接插手她屋里的事情，还是让十一娘有些惊讶。每个人都有底线，作为母亲，谨哥儿就是她的底线。如果是其他事，面对长辈，十一娘就是心里再不愿意，也会退让。可涉及谨哥儿，她不能退让。这孩子，太有眼色了，道歉的话张口就来不说，而且还知道运用说话的技巧，避重就轻地误导他人。她如果退让了，就会给谨哥儿一种错觉，认为只要得到了祖母的袒护，不管犯了什么错，都可以万事大吉了。这对他以后的成长是个非常致命的认识。

想到这里，她的眼角不由朝谨哥儿瞥去，刚才还备受打击的谨哥儿小脸涨得通红，神情激动地望着太夫人，如在大海里抓到了一块浮木。

十一娘再也没有任何迟疑，“杜妈妈，”她神色平静，面带微笑地望了过去，“我们正要和谨哥儿说事，还请妈妈稍作等候。”说着，颇有深意地看了徐令宜一眼，然后冒雨冲到了太夫人的伞下，扶了太夫人的手肘，“娘，大风大雨的，有什么事，差丫鬟来吩咐一声就是，您怎么亲自过来了？”依旧笑语盈盈，依旧声音柔美，可眼角眉梢间的那股毅然却瞒不过太夫人这个经历过的老人家。

听小丫鬟说十一娘和谨哥儿拗上了，太夫人吓了一跳。十一娘性情温和，谨哥儿虽然有点小脾气，可懂事、孝顺，又知道进退，这两个人怎么就闹腾起来了？

太夫人忙换了件衣裳，带着杜妈妈就往正屋来。谁知道刚出了院子门，就狂风大作下起雨来。她们只好又折回去拿伞。走到半路，遇到派去打探消息的小丫鬟，说谨哥儿犯了犟，在院子里淋雨，十一娘也不肯退让一步，任谨哥儿站在院子里。太夫人听着大急，心里又暗暗嗔怪十一娘教训儿子不分场合。

待进了院子，知道徐令宜已经赶了过来，太夫人松了口气。可进了正院，谨哥儿并没有像她想象中的那样，穿着干净的衣裳，喝着热气腾腾的茶水，被丫鬟、媳妇小心翼翼地服侍着，看见她就像往常那样欢快地喊着“祖母”一路小跑过来搀扶着她，而是淋得像落汤鸡，满脸委屈地默默地站在黑漆落地柱旁。再看徐令宜，和十一娘并肩而立，神色严峻地望着谨哥儿。

太夫人很是不满。两个大人合着伙对付一个小孩子，这算是怎么回事？难道还怕打不赢谨哥儿不成？针锋相对的话也就脱口而出。而十一娘这种貌似恭敬实则装聋作哑的态度让太夫人心里的不满又增加了一成。

“怎么，怕我来了打扰你们教训孩子？”太夫人满脸笑容，语气却一点也不客气。

这府里，能让谨哥儿视为依仗的就是徐令宜和太夫人了。如今徐令宜站在了她这一边，她还剩太夫人那关要过了。只有说服了这两个人，谨哥儿才会正视他的处境，才会认真地考虑她的话。十一娘脑子飞快地转着，“皇后娘娘、侯爷，都是您一手带大的。要论教导孩子，没有谁比您

更在行了。我们年纪轻,不懂事,巴不得您指点指点,哪有打扰之说。”她笑容不减地挽着太夫人上了一旁的抄手游廊,“只是谨哥儿这孩子,脾气太大了,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您不知道,为了他这个脾气,我不知道操了多少心。”她说着,叹了口气,提起谨哥儿抓了大公主耳环的事,又说起前些日子太子殿下让谨哥儿进宫的事,“那天他出了这个门,我的心就一直悬着,一会儿想,他在家随性所欲惯了,见了太子殿下,不知道会不会守规矩;一会儿又想,听说大公主这些日子常常和太子妃在一起下棋,谨哥儿过去,也不知道两个人会不会遇到。要是两个人像小时候似的起了争执,大公主是天之娇女从来没人敢忤逆的,我们家谨哥儿又是个不认输的,这要是有个什么事,我们谨哥儿可怎么办?还好,那天大公主陪着皇后娘娘去了太妃那边,我这才放下心来!”

太夫人微愣,不禁停下了脚步,打量起十一娘来。十一娘静静地站在那里,任由太夫人打量着。她的表情沉着而冷静,有一种坦然的真挚。

这几年,徐令宜总是避免让谨哥儿进宫,太夫人心里是明白的,他是不想让儿子在还不知道世事险难的时候就这样没头没脑地撞了进去……十一娘拿这说事……她和这个媳妇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深知她不是个信口开河的人,可让她相信谨哥儿真的顽劣到了这种程度……太夫人摇了摇头,始终觉得不能相信。沉默中,一行人已走到了屋檐下。

杜妈妈心里正打着鼓。四夫人这样,分明是不想让太夫人插手她屋里的事。可太夫人的话已经说出了口,她又不能不遵守。想到这里,她朝徐令宜望去,徐令宜背手站在那里,目光深邃而安静,表情温和而淡定,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让她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可怎么办好?杜妈妈望着谨哥儿湿着衣摆,忙上前给谨哥儿行了个礼,然后亲昵地拉了谨哥儿的手,“您的衣裳都湿了。”说着,掏出帕子塞进了谨哥儿背后,“杜妈妈帮您隔着点,免得着了凉!”

先拖拖再说。谨哥儿的注意力全在太夫人身上,胡乱地“嗯”了一声,任由着杜妈妈行事。只是等太夫人走到屋檐下时,他立刻丢下杜妈妈兴冲冲地跑了过去,“祖母!祖母!”

徐令宜上前行礼。太夫人笑呵呵地抱了孙子,触手是湿了的衣裳,先前还有些犹豫不定的心自然就有了倾斜。

“打是打,骂是骂。”太夫人微愠的目光落在了徐令宜的身上,又从徐令宜的身上移到了十一娘的身上,“可也没有整治孩子的。你们小时候,我可没有这样过!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看你们怎么交代!”

太夫人的弦外之音在场的人都听得明白。谨哥儿笑眯眯地依偎在太夫人身边,墨玉般的眸子一会儿瞅瞅这个,一会儿瞅瞅那个,一副扬眉吐气的小模样。

十一娘不禁苦笑。徐令宜是一家之主,太夫人不问他,偏偏要问她,分明是通过杜妈妈的举动知道了徐令宜对这件事的态度,找了个台阶让她下,好把这件事给圆了。她能领会太夫人的好意,却没办法顺势而下。可当着这么多的人,她直接反驳太夫人肯定也是不妥当的。

“娘说的是。”她躬声道,“只是这雨来得突然,我们一时也没有顾上。还好是夏天,谨哥儿的身子骨又一向健壮。要不然,恐怕真的要酿成大错了。”又道,“雨下得这么大,您小心淋湿了,不如进屋坐一会儿,喝口热茶吧?”

提也没提换衣服的事。她的委婉,在场的人也都听明白了。

太夫人眉头微蹙。孩子教训归教训,却不能把身体给败坏了。十一娘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她的好意才是。

气氛就变得有些凝重起来。一直观察太夫人神色的谨哥儿立刻感到了不安。



“祖母！”他轻轻地拉了拉太夫人的衣袖，声音有点细，显得怯生生的。

太夫人低头，看见谨哥儿正扁着嘴望着她，大大的凤眼里噙满了泪水，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老人家心软了。算了，十一娘不乐意，还有徐令宜。想着，就若有所思地朝徐令宜望去。

母亲是想让他说话吧？徐令宜没有作声。别说是赞同十一娘意见的，就算是不赞同，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是驳了十一娘的话，十一娘以后在谨哥儿面前还有什么威信可言？有时候，不说话也是种态度。

太夫人脸色沉了下来，一个又是茶水又是点心的，一个站在那里什么也说。敢情两口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齐心协力要把她给弄走啊！太夫人又急又气。你们两口子怎么教孩子她不管，可这样糟蹋孩子，她却不能坐视不理！

“谨哥儿！”太夫人去牵谨哥儿的手，“随祖母去换件衣裳！”态度变得很坚决。

谨哥儿大喜，小脸笑成了朵花。

“好！”他高声应着，紧紧地攥住了太夫人的手。

“娘！”太夫人要带谨哥儿走，他们怎么阻拦都是错，可十一娘还是挡在了太夫人的面前。

“怎么？”太夫人挑了挑入鬓的长眉，“你还想拦我不成？”

话音未落，四周已是静悄悄一片。杜妈妈等人脸色微白，都悄然地朝后挪了几步，尽量离太夫人和十一娘远一些。

徐令宜也急起来。他知道十一娘的心意，可这样直接拦了娘……

“十一娘！”念头一闪而过，他大声呵斥道，“你要干什么，还不给娘赔个不是？”

明着是训斥的话，暗着却给十一娘递梯子。在我面前玩这把戏！太夫人冷冷地看了儿子一眼，目光又重新落在十一娘的身上，却突然间如刀锋般锐利起来。

这样的太夫人，让十一娘觉得很陌生。但她是遇强则强的人，越是这样混乱的时候，人越是冷静。

“娘，”她携了太夫人的手，脑子飞快地转着，“我不是要拦您，我是想问谨哥儿一句话。”

太夫人微微一怔。

十一娘已半蹲下身子平视着谨哥儿，“你跟娘去给庞师傅赔了不是之后，再跟祖母去换衣服，好不好？”

“不！”谨哥儿没想到娘亲依旧盯着这个事不放，他往太夫人身边直躲，“我不去给庞师傅赔不是。”

十一娘拽住了他的手臂，“娘让你去，你也不去吗？”

“我不去！”谨哥儿听到这个名字就烦，用力挣脱了十一娘的手，抱住了太夫人的胳膊，“我已经被禁足了，凭什么还要去给庞师傅赔礼！”一面说，一面望着太夫人，眼中流露几分哀求，希望太夫人能出面留住他。

十一娘徐徐站起身来，表情认真地凝视着太夫人，“娘，您就让谨哥儿和我去给庞师傅赔了礼再来换衣裳吧！”

她的话虽然很婉转，可要表达的意思却已经非常清晰明了。太夫人眼睛瞪得大大的，显得非常震惊，不过是个教拳脚的师傅，赔不赔礼都是次要的。百善孝为先。谨哥儿竟然不听十一娘的话，而且还当着这么多的人反驳十一娘。他这么小就敢这样，要是再过几年……眼中岂不无父无母，没有了家族、宗祠？

太夫人望着这个从小被她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孙子，伤心、难过、失望齐齐涌上心头，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机敏的谨哥儿立刻感觉到了太夫人情绪上的变化。

“祖母！”他紧紧攥着太夫人的胳膊，“我冷，我想换衣服！”不自觉地，他用上了撒娇的口吻。

“娘！”十一娘无视谨哥儿的举动，上前挽了太夫人的另半边胳膊，“您上次赏我的老君眉我一直没舍得喝，今天厨房又新做了您爱吃的水晶饼和豆沙酥。要不，我让琥珀给您沏一壶老君眉，再端一碟水晶饼和豆沙酥，您到花厅里歇歇脚？等我陪着谨哥儿去给庞师傅赔了不是，换了衣裳，再去给您问安，您看怎样？”她轻声细语，给太夫人找了个台阶下。

太夫人望了望神色紧张而不安的谨哥儿，又望了望目含托付与信任的十一娘，无声地叹了口气，“也好！”她胡乱点了点头，“我去花厅坐坐。”

十一娘却朝着徐令宜使着眼色。太夫人之所以会发脾气，也是因为太喜欢谨哥儿的缘故。现在谨哥儿变成了这样，她相信太夫人比谁都难过。如果徐令宜能去陪太夫人坐一会，说些劝慰的话，太夫人心里也会好过些。

徐令宜是真怕十一娘情急之下说出什么过激的言辞来，所以才不顾母亲的感受上前去拦十一娘。可当他看见妻子蹲着问儿子愿不愿意先去给庞师傅赔礼再换衣服的时候，他嘴角微翘，不由露出个愉悦的笑容来。给庞师傅道歉只是个起因，要紧的是谨哥儿能通过这件事学会忍让和妥协。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违心地回答了“愿意”，也未曾不是另一种忍让和妥协，对于他们来说，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如果他回答“不愿意”，母亲并不是个不明事理的，认识到谨哥儿的倔强后，他相信母亲的态度会有所改变。现在果然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母亲不再插手这件事，不用妻子说，他也会尽力挽回母亲的颜面。

“娘！”他立刻恭敬地上前扶了太夫人，“我陪您去花厅吧，这里有十一娘就行了。”然后做出一番说说笑笑的样子，“我记得您从前总说吃了糖牙齿酸的，怎么又吃起豆沙酥和水晶饼来？这两样可都是甜食。”

太夫人知道这是儿子怕她尴尬的有心之举，她怎么能驳了儿子的好意，自然顺着儿子的心意凑着趣：“外面的豆沙酥自然是又甜又腻，我们家做的又不同，没有放糖，只放了少许的花生油……”却未免有些心不在焉。

看见父亲搀着祖母往外走，谨哥儿有一种大势已去的恐惧。他跑过去拉了太夫人的衣袖，“祖母，祖母……您、您不带我去换衣裳了吗？”

太夫子叹了口气，心里五味俱陈，不是个滋味。

“好孩子！”她转身摸了摸谨哥儿的头，“乖！听你母亲的话，先去给庞师傅道个歉……”心里到底放不下，语气一顿，又道，“等你从庞师傅那里回来，祖母亲自给你换件漂亮的新衣裳。”

“祖母……”眼泪在谨哥儿的眼眶里转着，泫然欲坠。

别说是太夫人，就是徐令宜看见儿子这副样子心都软了，恨不得就这样算了……可如果这时候算了，那十一娘之前的努力岂不都白费了？徐令宜克制住自己不去看儿子，狠下心来拉着太夫人就往外去，“这些事有十一娘呢，您就别操心了……”免得太夫人忍不住改变了主意，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娘，我那里还有宫里前两天赏下的大红袍，您看要不要把老君眉换了大红袍……”两人说着，由丫鬟、媳妇簇拥着出了院子，留下了谨哥儿，孤零零地站在走道的中间。

“你可知道为什么最疼爱你的祖母和最喜欢你的爹爹都坚持要你去给庞师傅赔礼吗？”十一



娘就问他的。

祖母、爹爹……都不帮他……谨哥儿双手紧攥成拳，嘴巴闭得紧紧的，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尖，算是回答了十一娘的提问。

“既然你还没有想明白，那就继续站在这里好好想想。”十一娘淡然地转身进了厅堂，“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来见娘。”

门再一次被紧紧地关上。谨哥儿抬头，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了下来。

哗啦啦，雨如倾盆般泼下，树枝被打弯了腰，留下一地落叶。不一会，院子里很快积起了小小的水洼。

谨哥儿抱膝蜷缩在门口，打了个寒战。这次是真的没人来了……已经过了好久，他的腿都站麻了……爹爹不要他了，祖母也不要他了……还有竺香、秋雨、黄小毛、刘二武他们……从前娘要是生气，他们都会跑来劝他的……然后他就会跑到娘亲身边撒个娇，娘亲就会忍不住笑起来，抱着他亲来亲去……然后娘亲又会变成那个望着他眼睛就会笑的娘亲，而不是像刚才，看他的眼神冷冰冰的……

念头闪过，他身子一僵。娘亲，是不是也不要他了……竺香她们是服侍娘的人，娘生气了，她们不敢来，那是应当的。可黄小毛和刘二武却是服侍他的人，怎么也不来……太可恶了！等他回去，要每人打十板，让他们知道来救他才是最要紧的……

想到这里，他的手狠狠地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好像是要回应他的举动，突然有雪亮的闪电划过阴霾的天空，天色一片银白。谨哥儿吓得哆嗦了一下，把头埋在了膝间，蜷缩得更紧了。他没有发现有个小厮朝着这边探头探脑，又冒着雨一溜烟地跑到了书房。

“怎样？”太夫人没等小厮上前，就急急地迎了过去，“谨哥儿还没有服软吗？”

雨水从鬓角顺着面颊落下，那小厮却连抬手擦一擦也不敢。

“没有！”他的声音颤颤巍巍，不仔细听，几乎会被雨声吞噬。

“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太夫人在屋里团团地转。

“娘，”徐令宜的眉宇间也有了几分焦虑，“您少安毋躁。事已至此，就是再艰难，我们也要硬着头皮走下去……”

“我知道，我知道！”太夫人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只是担心谨哥儿……他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说着，身子一顿，“要是刚才我坚持让他换了湿衣裳……”语气颇有些后悔。

徐令宜忙道：“要是我们帮他换了湿衣裳，他看到我们怕他吃苦，只怕会更加有恃无恐了……”

“我知道，我知道！”太夫人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我就是说说……”非比寻常的焦灼，是徐令宜从未见过的。徐令宜不由苦笑。谨哥儿要是再不服软，只怕太夫人坚持不住了。

十一娘也在屋里团团转。已经两个时辰了，这孩子还不服软。知道他犟，没想到犟到了这种程度。还好，她一时气愤想纠正他这个毛病，要是再大点，和外面的接触多了，知道世界有多大，这个小小的正院，只怕就拘不住他了。到时候发了犟往外跑，做父母的就只能妥协了。十一娘不由暗暗庆幸，眼睛不由自主地朝窗外瞅。

“夫人！”静静地立在炕边无声地陪着她的琥珀见了轻声道，“快到掌灯时分了，您看……”

“别忙着点灯！”十一娘的语气有些迟疑，“再等等……”

狂风大雨，夜幕如漆，难道谨哥儿还不妥协？会不会适得其反，把孩子吓着了？患得患失

间,又一道闪电伴着轰隆隆的雷声划过长空,把屋子照得雪亮。

“啪啪啪”……有急促的拍门声。

“娘,娘,我怕! 我怕!”

谨哥儿带着呜咽的声音隐隐传来。十一娘面露狂喜,飞快地朝厅堂跑去。可当手指触到硬邦邦的榻扇时,她的脚步慢慢地缓了下来,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起来。

“你想好了没有? 要不要和娘去给庞师傅道歉?”

十一娘的声音听上冷静而理智,因此显得有些清冷。

他已经说害怕了,娘竟然还要他去道歉?

“娘……”谨哥儿眼睛瞪得大大的,紧紧地咬了嘴唇。

门外突然没有了声响,十一娘的手搭在了榻扇冰裂纹的榻条上。

母子俩,一个在内,一个在外,隔着门扇对峙而立。

“哗”的一声,大雨被大风吹着斜落下来,像海浪席卷着扑过来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院子里的树狂乱地摆动,在漆黑的夜色中呜呜直响,惊心动魄。

“娘,娘!”害怕占据了上风,谨哥儿再也顾不得什么,使劲地拍着门,“我去给庞师傅道歉,我去给庞师傅道歉……”一边说,一边呜呜地哭了起来。

十一娘长长地透了口气,这才发现自己大汗淋漓,如在崇山峻岭间走了一遭般地全身酸软。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动作显得从容、淡定地打开了门。

“娘!”一个熟悉的身影扑到了十一娘的怀里,“娘……”搂着她的脖子呜呜地哭了起来。

十一娘把这个小身子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琥珀眼眶湿润,站在厅堂里抹着眼角就朝外大声喊着:“掌灯! 快掌灯!”

外面有欢呼,红红的大灯笼依次亮起来,照亮了众人兴奋的脸庞。

“以后再也不可如此了!”十一娘放开停止了哭泣的谨哥儿。

“嗯!”谨哥儿扁着嘴点头,脸上的泪珠在灯光下晶莹剔透。

十一娘摸了摸儿子的头。

琥珀托着红漆描金海棠花托盘走了进来,“六少爷喝口姜汤。”又道,“热水已经准备好了。”

十一娘笑着朝琥珀微微颌首,喂谨哥儿喝姜汤,“洗了澡,我们就去给庞师傅道歉。”

谨哥儿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却不敢作声,乖巧地点着头。

十一娘喊了红纹和阿金进来服侍谨哥儿洗澡。

竺香笑吟吟地走了进来,“夫人,侯爷那边已经派人去送信了。晚膳也准备好了,可以随时传膳。”

“先给太夫人和侯爷传膳吧!”十一娘道,“我和六少爷去给庞师傅赔了不是再回来吃饭。”

竺香笑着去了书房。

“我就说,我们谨哥儿可不是那种不好商量的孩子。”太夫人长吁了口气,听那雨声都觉得悦耳了不少,“我要去看看。”老人家喃喃地道,“也不知道那孩子现在怎样了。”

杜妈妈听了,上前去搀太夫人,“那晚膳?”

徐令宜却抢在杜妈妈之前扶了太夫人,“外面的雨正下得欢,地上湿漉漉的,您小心脚下滑,还是我陪您过去吧!”

他心里也惦记着吧? 太夫人笑道,吩咐杜妈妈:“晚膳就摆在十一娘那里吧! 正好陪陪我们

谨哥儿。他受了这么大的罚,还不知道怎样难受呢!"说着,由徐令宜扶着出了门。

琥珀几个正收拾净房,听到动静忙迎了出来,"侯爷、太夫人,夫人和六少爷去了庞师傅那里。"

两人一愣,交换了个惊讶的眼神。

"不用这么急吧?"太夫人望着外面依旧滂沱大雨。

徐令宜想到刚才太夫人和十一娘的矛盾,忙道:"今日事,今日毕。早点把这件事完结了也好!"

太夫人没再追究这个问题,由琥珀服侍着坐到了临窗的大炕上,问起谨哥儿的情况来:"有没有打喷嚏?有没有咳嗽?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有!"琥珀笑着给太夫人奉了杯热茶,"夫人也是怕六少爷着了凉,还特意吩咐让六少爷泡个热水澡。"

两人说着话,徐令宜就在一旁支着耳朵听。

"夫人!"庞师傅飞快地瞥了一眼面前这个优雅自信的女子,脸涨得通红,"不用了,不用了,六少爷也不是有心的。"显得有些慌张张的,"再说了,侯爷和太夫人、五夫人都给我汤药费了。"

"汤药费是汤药费,"十一娘声音悦耳,不高不低,不快不慢,有一种从容的舒缓,让人听着很舒服,"他做错了事,怎么也要给师傅赔个不是才行!"说着,鼓励地朝谨哥儿笑了笑。

谨哥儿望着庞师傅粗犷的脸,想到他平时严厉的目光,拳头握得紧紧的,嘴角翕动,憋了半天也没憋出一句话来。

像他这样的贵胄子弟,什么时候这样低声下气过。家里的大人能这样纡尊降贵地带着孩子来赔不是,已给足了他面子,他要知道好歹、深浅才是!庞师傅粗中有细,亲热地上前揽了谨哥儿的肩膀,笑道:"你的意思师傅已经知道了,有错能改就是大丈夫。"然后想让气氛变得活跃些地呵呵笑了两声,"只是你明天记得早点来秀木院上课就是了。你今天不在,秀木院空荡荡的。"为谨哥儿解着围。

谨哥儿松了口气,朝十一娘望去。

十一娘却轻轻地摇了摇头,对庞师傅说:"谨哥儿被他父亲禁足了,还有两天才能来上课呢。"

庞师傅很是意外,又是赔汤药费,又是禁足,又是赔礼的……看样子,徐家对孩子管理得还挺严的。

"这样说来,我还要两天才能看到六少爷了?"

十一娘笑着,看了谨哥儿一眼。

谨哥儿不敢迟疑,硬着头皮道:"师傅,是我不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声音弱弱的,可到底是说出了口。

"没事,没事!"庞师傅连忙摆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没事了,没事了!"又道,"六少爷也是个爽快人,我们说开了,就不再提这件事了。要不然,我可要生气了。"说着,佯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

谨哥儿长吁了口气,神色轻快了很多。十一娘则笑着说了几句"以后谨哥儿还请庞师傅多多费心,他要是顽皮,您只管让小厮去告诉我"之类的话,然后牵着谨哥儿走了。

雨势好像小了些,青石地板被冲洗得干干净净,在大红灯笼的照射下显得特别地光洁。十一娘和谨哥儿沿着抄手游廊往内院走去。

“给人赔不是并不是那么难说出口的吧？”她笑着问谨哥儿，“庞师傅也没有对你发脾气吧？”

想到赔不是之前如鲠在喉的难受和说出口之后的轻快，谨哥儿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轻轻地“嗯”了一声。自从服了软，他在十一娘面前就变得有些畏手畏脚的。

也不能矫枉过正了。十一娘想着，停下脚步，像往常一样亲昵地抱了抱儿子，“不过，刚才谨哥儿真不错，娘很高兴。”

谨哥儿惊讶地抬头，眼底有一丝不确定。十一娘笑着朝他坚定地点了点头，谨哥儿看着，嘴角就慢慢地翘了起来，眼里又有了一点点从前的神采飞扬。

“谁都有出错的时候，”十一娘拉着他的手慢慢朝前走，“我们有错改正就是了……”

昏黄的灯光，将两人的身影拉得长长的。

丫鬟蹑手蹑脚地远远跟着，生怕踩着了两人的影子。

第二天，谨哥儿去给庞师傅赔礼道歉的事就传遍了徐府。

刚下过雨的林子，草湿漉漉的。诨哥儿的小厮趴在草丛里，诨哥儿踩着小厮的背往谨哥儿的窗棂丢石头，厢房半晌没有动静。

“咦？”诨哥儿在另一个小厮的搀扶下跳了下来，“难道六哥被四伯打怕了？”

“应该不会吧？”扶他的小厮忙殷勤地道，“六少爷不是被禁了足吗？说不定他屋里有人，他不方便出声。”

诨哥儿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难道是四伯父在他屋里？不对，四伯父和我爹去了隔壁的威北侯府……难道是四伯母？”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走，我们到六哥那里玩去……”

“七少爷……”两个小厮连忙阻止，“要是四夫人告诉了五夫人……”他们是偷偷跑出来的。

“不会的！”诨哥儿不以为然，“四伯母从来不说这些。”他一面说，一面往正院的后门去，“四伯母待人最和气，屋里又有很多吃的！我们去了，肯定有窝丝糖、玫瑰糕……”

两个小厮不敢怠慢，忙应了一声，小跑着跟了过去。

雨后的院子，树叶绿油油的，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特有的芬芳。

“七少爷！”遇到他们的丫鬟、媳妇纷纷屈膝行礼，退到一旁。

诨哥儿看也不看一眼，径直去了谨哥儿的厢房。

阿金就朝他使眼色，低声说：“四夫人在屋里督促六少爷写字呢。”

又不是四伯父。诨哥儿才不怕，笑嘻嘻地闯了进去。

屋子里静悄悄的，十一娘坐在炕边做针线，谨哥儿坐在炕桌前描红。

看见诨哥儿，谨哥儿面露惊喜。

“七弟！”他大叫着就要起身，看见诨哥儿双手都包着严严实实的白布，愕然道，“这……”

“哦！”诨哥儿讪讪地道，“被我娘打了。”

诨哥儿也因为庞师傅的事被打了？谨哥儿咧着嘴就想笑，可眼角瞥过坐在一旁的十一娘，又颓然地坐了下去，“我、我还有两页字的描红，你等一会。”

娘亲说过，干什么事的时候要专心，要持之以恒，开始了，就不要半途而废。如果是从前，诨哥儿来看他，他会先和谨哥儿玩一会，等玩累了，再描红。可现在，他有点不敢……

诨哥儿被打的事十一娘一早就得了消息，还亲自去看望了。

“诨哥儿来了？”她笑着和他打招呼，“你先到厅堂去吃些水果点心，等你六哥描完红了，再和



你玩,好不好?"

谨哥儿的表现,让她很满意。从前她要求他做完了功课再去玩,总是要她压着才行。现在知道自己克制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都是个不小的进步。

诜哥儿却摸着脑袋。这是怎么了?就算是禁足,只要不出这个厢房就行了,也用不着连动也不敢动啊?正奇怪着,却看见谨哥儿飞快地抬起头来朝他眨了眨眼睛,又飞快地低下了头,一副让他照做的样子。

诜哥儿只好“哦”了一声,随着阿金去了厅堂。阿金端着红漆描金梅花九攒盒招待他喝茶。他跪在太师椅上用两个包了白布的手专拣了窝丝糖吃,看上去有点可笑,却也很可爱。

丫鬟们都笑吟吟地望着他,徐嗣淳和徐嗣诚来了。

“四哥!五哥!”诜哥儿跳下椅子。

“你的手?”徐嗣淳有点奇怪。

诜哥儿很烦。怎么人人都问他的手啊!

“没事,”他怏怏地道,“我被娘亲打了一顿。”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说了一遍。

徐嗣淳大笑,关切地问他:“看了大夫没有?大夫怎么说?”

“看了。”诜哥儿满不在乎地道,“就是抹药、吃药呗!”然后问他,“四哥不用上学吗?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我们来看看六弟。”徐嗣淳含蓄地道。

徐嗣诚则沉默地朝着诜哥儿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

诜哥儿歪了脑袋望着徐嗣诚,“五哥害怕打雷吗?”

徐嗣诚讶然,“我不怕打雷。”

“那你为什么睡不好?”

昨天晚上又是打雷又是下雨的。

“我没有睡不着。”徐嗣诚神色微变,笑容有些僵硬起来,眼底还带了一丝戒备。

诜哥儿并没有注意到。

“被我猜对了吧?”他得意洋洋地指着徐嗣诚的眼睛,“你这里都黑了。石妈妈说,要是睡不好,这里就会是黑的。”

“哦!”徐嗣诚的表情松懈下来,笑容又恢复了原来的温柔,“我这几天熬夜看书呢!”

“赵先生说你的功课进步了不少。”徐嗣淳在一旁道,“刻苦固然重要,可也不能因此败坏了身体。要是身体垮了,精力就跟不上了,功课反而会落下来……”

正说着话,帘子一撩,十一娘走了出来。

“听着是你们的声音。”她笑道,“你们怎么来了?谨哥儿正在里面描红呢。”

意思是有什么话在这里说。两个人都是跟过十一娘的,知道她对功课要求严。下了学就要做功课,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推迟,但不准半途而废。有时候,因为功课没有做完,甚至会推迟用晚膳。

徐嗣淳和徐嗣诚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陪着十一娘坐下。诜哥儿却吐了吐舌头。

徐嗣淳问起谨哥儿来:“听说昨天晚上被教训了?现在怎样了?”

关于谨哥儿被罚的原因,昨天晚上太夫人、徐令宜和十一娘商量的半天,决定把它归纳为谨哥儿不愿意给庞师傅道歉,免得节外生枝,有流言蜚语传出来。

“还好!”十一娘笑道,“就是在屋里拘着,有点不习惯。”眼角瞥过沉默不语的徐嗣诚,见他好像瘦了不少,大家在这里说着话,他端坐在那里,目光却没有焦点,一副心不在焉的怅然模样。

“你这些日子还常常去书局看书吗?”十一娘问他。

上次徐嗣诚神色有些异样,十一娘把喜儿叫来问,知道他跟徐嗣勤几个在城南给徐嗣谕送行的时候遇到了徐嗣谕的几个同科,饭后大家一起去逛了书局,他非常喜欢,有时候邀了徐嗣谕去那边逛。

听母亲提起这件事,徐嗣诚微赧,“四哥这些日子常常陪着父亲去威北侯府,也没时间和我出去,我有时候一个人去那边逛逛。”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或是有趣的人?”十一娘和他聊天。

这些日子,她也没有顾得上徐嗣诚。现在又发生了谨哥儿这件事,她这才惊觉她对儿子教育的缺失——从前虽然严厉,但把落实的事交给丫鬟、媳妇。这些丫鬟、媳妇对她再恭敬,对她再俯首,可毕竟主仆有别,有些事,睁只眼闭只眼,谨哥儿见了,胆子越发地大,对她的话也就越来越不放在心上,更别说是全然地听取。孩子就像庄稼,过了这一季,就该成熟收割了,没有下一季。其他的事都可以放一放,谨哥儿现在的教育问题却不能放,她准备以后把精力放在谨哥儿的身上。

“没有。”徐嗣诚表情微微有些不自在,“我就是在那里随便逛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他不想说,十一娘自然会尊重他的意愿,笑着转移了话题:“这些日子书局有没有上新书?”

“有!”徐嗣诚见十一娘没有追问,态度有些殷勤,回答得很详细,“翰林院有一位新进的学士,姓关,闲余之时喜欢玩石,写了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叫《袖中珍》。还有位姓庆的秀才,四十年间一直游历天下,去年突然病逝。他有个儿子,是建武五十五年的进士,现在南昌府做知府,把父亲留下来的诗稿出了本书,托付一些书局出售。我当时翻了翻,清新秀丽,让人耳目一新,就买了一本回来。母亲要是感兴趣,我等会给您送过来看看……”

正说着,项氏过来。

“我前两天在家里清箱笼,找到个小时候玩过的地动仪。”她笑着捧出个小小的红漆描金匣子,“听说六叔这两天在这里,我就拿过来了,也不知道六叔喜欢不喜欢。”

是听说谨哥儿被罚过来问候,又不好直言,所以才用了这种委婉的方式吧?

“清箱笼?”十一娘笑着让琥珀接了匣子,“是给谕哥儿做秋衣吗?”

“是!”项氏恭敬地应道,“八月份姜家九小姐送生辰礼的时候一起带过去,正好穿!”

姜家九小姐的生辰在八月十七,十一娘每年都让人送生日礼物去。

话音刚落,内室的帘子撩了一条缝,谨哥儿躲在那里探头探脑的。

十一娘就喊了一声“谨哥儿”。

声音未落,谨哥儿已急急地道:“娘,我描完了!”

比平时快很多。十一娘暗忖着,“嗯”了一声,柔声道:“那你就歇一会吧!”

谨哥儿一听,立刻高兴起来,他蹦蹦跳跳地出了内室,眼角的余光却看见娘亲仪态万方地端坐在那里。他想到娘亲最喜欢规矩的人,立刻神色一正,敛了笑容,身姿挺拔地走了过来。那循规蹈矩的模样儿与他平常的飞扬明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十一娘让琥珀把匣子交给谨哥儿,“是你二嫂给的,你拿去玩吧!”

这次,没有任何交代,他就态度恭敬地向项氏道了谢。



果然是玉不琢不成器。这样教训了他一顿，老实多了。十一娘在心里暗暗点头，见诩哥儿掂着脚两眼放光地盯着谨哥儿手里的匣子，想到谨哥儿在自己面前的拘谨，笑道：“谨哥儿，你带了诩哥儿去屋里玩吧。”

谨哥儿立刻高声应“是”，声音里隐隐含着几分快活，牵着诩哥儿的手去了内室。

众人心意已经到了，加上谨哥儿又去了内室，徐嗣淳几个在十一娘这里说了一会闲话就告辞了。

谨哥儿一个下午都和诩哥儿待在屋里玩地动仪。

快到晚膳的时候，徐令宜回来了，“谨哥儿怎样？”

“挺好的。”十一娘笑道，“很快就描了四张大纸……”说了说谨哥儿的情况。

徐令宜长长地透了口气。

十一娘和他商量起家里的事来：“以后只在早上午正之前处理家务。这样一来，下午的时候我也可以陪陪谨哥儿。”

“这些事，你自己做主就行了。”徐令宜笑着，“只是到时候要安排好，要不然，会乱套的。”

十一娘应了一声，当天下午就把自己手里的事仔细地捋了捋，把一天的事缩成了几个时辰，她怕那些管事的妈妈都叫苦，和琥珀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就把这个决定对管事的妈妈说了。

那些管事妈妈也会算账。既然十一娘下午休息，那她们也就不用来示下……也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

“自然是六少爷的功课要紧。”

“夫人写得一手好字，有夫人指导六少爷描红，自然是事半功倍。”

出乎十一娘和琥珀意料地齐齐应承了，而且还保证一定会在午正之前把该示下的事都禀了十一娘。十一娘用了七八天的工夫把这件事理顺了，之后每天下午就一边做着针线，一边陪着谨哥儿练大字，偶尔还指点一下他的笔锋。谨哥儿也老实了很多，规规矩矩地练字，进步明显，让赵先生赞不绝口，加之赵先生的表扬都言之有物，谨哥儿很信服，开始渐渐喜欢上了写字。

过了七月半中元节，转眼就到了八月初，各家开始送中秋节礼。威北侯分家的事终于尘埃落定。林大奶奶趁着这机会亲自过来送节礼，一来是跟十一娘道谢，二来是想和十一娘说说话。

十一娘曾听徐令宜断断续续地提起过。威北侯世子见自己的兄弟拧成了一股绳，分让了一些利益出去，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很快就打开了僵局，兄弟们商定过了孝期再分家。林大奶奶因此对妯娌们也是打压的打压，拉拢的拉拢，日子过得比从前还不省心，天天盼着孝期快点满。

两人说了些家长里短，林大奶奶心情好多了，到了中午才打道回府。

下午，十一娘陪着谨哥儿练字。简师傅过来。

“终于把隔壁的铺子买了下来。”她十分欢喜，“以后再也不担心生意做好了东家把铺子收了回去。”

她们是想把这喜铺长长久久地做下去的，特别是简师傅，她不仅仅是在这上面花了心血，而且要给跟着她从江南过来帮她创业的那些绣娘们一个交代，给奉养她的秋菊一个交代。她是最不希望喜铺有什么变故的。

“那我明天去跟甘太夫人说说，正好去给她送中秋节礼。”

听说十一娘带着谨哥儿来给她送中秋节礼，甘太夫人高高兴兴地迎了出来。谨哥儿跳下马车，恭敬地给甘太夫人行礼。甘太夫人的笑容就溢满了脸庞，拉了他的小手就往里走。

丫鬟、媳妇、婆子纷纷屈膝行礼喊着“六少爷”，炕桌上早摆满了谨哥儿喜欢吃的点心、瓜果。

“听说你们要过来，我今天一大早特意让厨房做的。”甘太夫人亲手用小勺挑了豆沙糕喂谨哥儿。谨哥儿小声道谢，要自己吃，“娘说了，我长大了，不能再让人喂了。”然后歪了小脑袋问甘太夫人，“太夫人喜欢吃桂花糕还是栗子糕？我们家做了桂花糕，也做了栗子糕，都很好吃的。”

“哎呀！”甘太夫人欢喜得不得了，把谨哥儿搂在怀里，“不过一个夏天没见，我们谨哥儿现在也知道心疼人了。”

谨哥儿就朝十一娘望去，笑容里有小小的得意。

从前谨哥儿会自己拿了东西吃，但不会向人解释；会送甘太夫人东西，但不会关心甘太夫人喜欢不喜欢。甘太夫人不禁问十一娘：“这也不过几个月没见，怎么一下子像变了个人似的？”

十一娘喝着甘太夫人泡的铁观音，笑道：“告诉他‘他想别人怎样对待他，他就怎样对待别人’。”

甘太夫人听着欣慰地点头，摸着谨哥儿的头，又把谨哥儿抱在了怀里。

“您把我的头发都弄乱了。”谨哥儿嘀咕起来，又有了几分从前的样子。两大人不禁相视而笑。

十一娘趁机说了来意。甘太夫人想了想，道：“那就写你和简师傅的名字吧。要是写了喜铺的名字，我怕到时候麻烦。”

十一娘也是这么想的，这笔钱暂时由喜铺里垫出来，以后从简师傅的分红里慢慢地扣。万一甘太夫人这边有什么变故，这笔钱也是一笔收入，而且还可以保证细水长流。

“行啊！”十一娘笑道，“那我就去跟简师傅说了，让简师傅打欠条，找牙行把那铺子过户。”

甘太夫人怅然地叹了口气。

十一娘来可不是为了让她伤心的，笑着拉甘太夫人去看她从徐府带过来的花木，“有一盆墨菊，养几天就可以开花了。还有株尺来高的桂花树，养在大缸里，正开着桂花……也不知道季庭是怎么办到的……我问他能不能在缸里养苹果，要是成了，冬天坐在炕上取暖，俯身就可以摘个苹果吃，想想就觉得有趣。”

甘太夫人听了很感兴趣，和十一娘领着谨哥儿去了院子。季庭媳妇带着几个婆子在摆盆。

谨哥儿跑过去指了放在一旁石桌上只有叶子还不见花蕾的菊花，“太夫人，太夫人，您看，这就是墨菊。季庭媳妇说，花开起来是黑色的。”

甘太夫人呵呵地笑着走了过去，“谨哥儿见过没有？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菊花啊？”

“见过啊！”谨哥儿笑道，“去年季庭就养出了黑色的菊花。不过，花放到桌上没几天就死了。季庭花了好大的工夫，今年的菊花终于可以放到桌子上了。”

两个人在那里说说笑笑的，一群丫鬟簇拥着甘夫人走了过来。

“永平侯夫人，您来了也不去我那里坐坐！”她嗔道，“要不是我等着快中午了过来服侍婆婆用午膳，还不知道您来了。”又弯了腰笑着和谨哥儿打招呼，“六少爷，你也来了？”

谨哥儿恭敬地给甘夫人行礼。

十一娘笑着解释：“我看过了太夫人就准备去您那里，谁知道您先来了。”

甘太夫人的态度很冷淡，“今天不用你服侍午膳了，你去歇了吧！”

